

我信仰真善忍
遭残酷迫害的经过

【明慧网】我叫张辉荣，男，今年 36 岁，是青岛平度市南村镇人。因为坚修法轮功，信仰“真、善、忍”做一个好人，被中共江氏政治流氓集团迫害的至今流离失所在外，有家不能归。

遭受恶警用铁椅子的残酷折磨

2001 年夏天，南村镇派出所恶警长王俊青、吴泽勇等一伙恶人突然将正在工厂上班的我非法绑架，恶人把我铐在铁椅子上。铁椅子两边有扶手，各焊有一个铁环，用来固定手。前边两条椅子腿下半部，也有两个铁环，用来固定脚。两条腿的底部还各焊有一块铁片，脚踩在铁片上，整个人的身体与地面脱离。腰部还拦了铁链。

第二天，平度政保科科长恶人石维兵（现任平度国保大队长）从平度赶来，看我坐在椅子上没事，就指使警察说：“这样坐着只是屁股难受，把他一只手铐到下边。”王俊青便拿来一副手铐，把我右手铐在了椅子下方横档上。这样，整个身体就伏在右腿上，腰一会儿就痛得受不了。越挣扎，手腕、脚踝就被铁环卡得肿胀起来。第三天，手腕、脚踝便溃烂化脓，铁环深卡进肉里，屁股、后背也溃破化脓。至今各处都留有明显疤痕。第五天释放时已直不起身，不能正常行走。右手中指、食指、大拇指被手铐勒得失去知觉，回家半年后才渐渐恢复。然而就在我身体还没有完全康复时，我又被恶人、恶警绑架至青州市洗脑班迫害（地址：青州市市北区明霞路 34），那里集中关押着从青岛各县市绑架来的大法弟子。我绝食抗议，七天后，被洗脑班恶人拉到一家医院强行灌食迫害。大概在第十天晚上，看管我的警察喝醉了酒，我从三楼攀着广告牌跳下底楼的小平房，逃离了魔窟洗脑班，从此流离失所。

遭受摧残性的灌食迫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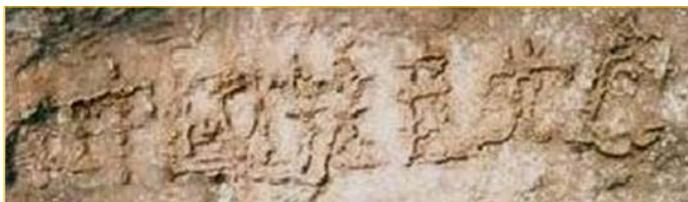
2005 年夏天，我在流离失所中被平度李园派出所恶警劫持，又一次被非法关进平度市 610 洗脑班迫害（在平度市常州路北段信访教育中心院内）。

610 恶人把我关进一间专门用来迫害大法弟子的大约四平方的小屋，小屋没有窗，只有两扇上部有铁楞的没有玻璃的铁门，水泥地上浇注着两个铁环，还有一个凉席。我就被铐在一个铁环上，直不起身，只能坐在凉席上。在那里，我绝食抗议对我的非法关押。610 的恶人第三天就强行将我拉至驻在同和办事处崔家庄村后的精神病院强行灌食。

后每隔一天就被拉去灌一次，每一次都是主管迫害大法弟子的恶人代玉刚和恶人王鲁平（办公室主任）加两名恶警押送到精神病院，他们再找来一些身强力壮的精神病人，将我强行按到病床上，用绷带把手脚固定住，恶警及精神病人把我腿、胳膊、头、及身体摁住，插鼻管灌食。灌一次插一次，每次都插得口、鼻子出血。恶人对此全然不顾。尤其第三次灌食，一名女医生插了几次都没有插进去，（接下页）

民谣：藏字石

远古奇石惊世间
今朝忽然吐真言
分明天意现苍生
中共灭亡在眼前



所示，中国大陆官方媒体都报道了此新闻，但只提前五个字“中国共产党”，却隐去了第六个字“亡”。但从报道的图片中看，“亡”字清晰可辨。◇

明慧週報

●青島版● 第 56 期 2006 年 11 月 15 日



印度校园里的法轮功热

【明慧网】目前法轮大法在印度，佛教师祖释迦牟尼的家乡，成千上万的学生中迅速传播。到目前为止，我们已经向超过三十五所学校，约一万八千名学生、老师和家长介绍了法轮大法。每一所学校将我们推荐给下一所学校，我们收到的邀请源源不断。

一所寄宿学校的三百名十年级学生炼法轮功仅仅一个学期后，该校即有了神奇的经历：百分之百的学生通过了他们的考试，而通常的合格率只有百分之五十左右。校长因此深信大法，自己也开始认真的炼功了。很快，折磨了他四十年的哮喘病不翼而飞。四年以来，该校每天早上和下午分别炼功三十分钟。

在这期间发生了许多神奇的故事。例如，在前不久，我们应邀去一所天主教学院教授法轮功。那天下午飘泼大雨，接待我们的老师说，当地已经有两年没有下过雨了。她说，当地人相信，当神降临的时候就会下雨。一位修女（左图）说：“佛祖来到了世间。”



现在这位修女也成了一位法轮功修炼者，还在一所社区大学教授法轮功功法。

能够和这些孩子们分享真、善、忍的宇宙法理，令我们感到无比的快乐。（文/印度法轮功学员）◇

二零零二年六月，在贵州省平塘县掌布乡发现二亿七千万年前的“藏字石”，崩裂的巨石断面内惊现六个排列整齐的大字“中国共产党亡”。如右图

真善忍美展在雅典开幕

【明慧网】为期二十二天的“真善忍国际美术展”于二零零六年十一月一日晚在希腊首都雅典拉开序幕。四十幅来自世界各地修炼法轮功的艺术家创作的作品陈列在“市中心艺术画廊”，吸引着前来参观的人们。

全国发行量达三万五千份的双月刊杂志《思考》以“画布上的罪恶”为标题，报导了这次画展及中共当局对法轮功修炼者的酷刑迫害。

加拿大华裔雕塑家张昆仑先生应邀参加了画展并致开幕词。他表示他和其他艺术家们为



“真善忍国际美展”能在具有优秀艺术传统的城市雅典展出而感到荣幸。美展意在追求正统艺术的回归、道德的回升和启发人们的良知善念。张昆仑先生呼吁所有爱好和平的人们制止在中国已延续七年之久的灭绝人寰的残酷迫害。

美展中的作品《红墙》是张先生的代表作，创作于二零零三年。他对记者说：“《红墙》实际上就是概括了我在在中国所看到的、所亲身体验到的真实情况，中共已经把中国，不光是监狱用作监禁人的地方，它把整个的一个中国变成了一个监狱。”《新闻》(Tanea)报社记者在画展开幕后单独采访了张昆仑先生。

“真善忍国际美术展”已经在欧洲七十多个城市巡回展出。(文/英国大法弟子)◇

全球退党专线：1-800-608-3158

退党童谣

你拍一，我拍一，退党大潮势头急。你拍二，我拍二，九评揭开恶党盖。你拍三，我拍三，人人三退抢在先。你拍四，我拍四，人心归正恶党死。你拍五，我拍五，错过机缘无法补。你拍六，我拍六，明白真相能得救。你拍七，我拍七，善待大法显神奇。你拍八，我拍八，生死就在一念差。你拍九，我拍九，三退能保命长久。你拍十，我拍十，恶党一垮幸福至。



(接上页) 那名满姓男医生气急败坏，一把抓过那根一尺多长的胶管，不管死活就往里捅，我极度痛苦，拼了命的挣扎。他们更是死死的将我摁住。最后还是插进去了，血从鼻子里、口里汨汨涌出来，他们一边灌一边用白卫生纸擦血。残害性灌食完后，我艰难慢慢坐起来，只见血染的卫生纸扔了一地，红红的一片。当时并没有想太多，过后想起来，真是九死一生啊，有多少大法弟子就是这样被恶人强制灌食从而被夺去了生命。

十多天后，我已被迫害得身体极度瘦小、虚弱，声音嘶哑。当时我父亲刚刚去世，又正值麦收。家里只有六十多岁身体不太好的母亲以及妻子和十岁的女儿，家里没了劳力，610 的恶人对此不管不问，只顾一边强行灌食，一边又用伪善的言语逼迫我放弃修炼真善忍。

灌食回到洗脑班，恶人就把我铐在那个铁环上。第五次灌完后那天晚上，我因一些特殊状况，神奇脱离了那残酷迫害的黑窝。

为何假货泛滥?

【明慧网】中国假货泛滥、谎言肆虐几乎遍及社会的方方面面，大到统计局的造假数据、矿难死亡人数的瞒报、松花江水的污染，小到日常用品乃至柴米油盐，到处充斥着谎言及假冒伪劣。面对应接不暇的假货，大家都在谴责造假者良心丧失、道德败坏的时候，可是，我们有没有想过为什么？造假的根源在哪儿呢？

如果一个人不好，理应自己承担责任，如果一个社会都失去了诚实守信的做人准则，那么这个责任应由谁来承担呢？

共产恶党从它一成立就一直在喊占领思想阵地，并利用所有宣传工具和政治运动，有目的的、系统的加以实施。让我们做个简短的回顾：

文革批林、批孔颠覆的是传统的儒家思想意识；破四旧推翻了五千年来国人对神的信仰，取而代之的是暴力革命学说；土地改革中，把靠勤劳、智慧致富的百姓说成无恶不做的土豪劣绅，其目的是为它的强取豪夺制造借口；工商改造中，把老板与工人之间相互依存的雇佣关系说成是剥削与被剥削关系，结果是资本家无条件资产充公；反右派中，提倡百家争鸣、百花齐放，承诺不抓辫子、不扣帽子、决不秋后算账，鼓励知识份子给共产党提意

见，结果敢说话的知识份子招来杀身之祸，中国从此失了敢于直言上谏的士大夫阶层；

大跃进中，亩产万斤的谎言层出不穷，荒谬至极；六四学潮，血洗天安门广场的一幕，却被说成天安门没开一枪、没死一人；迫害法轮功时，天安门自焚伪案举世震惊……

每一场政治运动，无不伴随着谎言与欺骗。被这样一个不讲真话的政党占领了思想阵地的中国百姓，怎么能不丧失老祖宗的仁、义、礼、智、信的做人准则呢？没有了道德约束的人，什么坏事都敢做，假货泛滥也就不足为奇了。

可幸的是，被恶党毒害了半个多世纪的中国人正在觉醒！目前一千五百多万的退党退团退队大潮即是最好的印证。找回诚信的做人准则，使社会道德回升，是中国人的期盼。只有摒弃这恶党，中国才会有希望。让我们共同努力迎接一个崭新的没有共产恶党的新中国。◇

